

往事钩沉

第一次看奥运

彭庆东

观看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勾起了我对第一次看奥运的回味,至今仍然难忘许海峰突破我国奥运史金牌“零”后大院邻居们欢乐兴奋的神情。

1984年初夏,我家用省吃俭用下来的钱买回来大院里第一台电视机,是18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不久,就迎来了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这也是新中国第一次参加的夏季奥运会。那时,虽然未能做到实况转播,电视画面信号时有干扰,但并未妨碍人们收看奥运会的热情和兴趣。

记得那是7月底的一个傍晚,劳累了一天的大院邻居们早早地吃过晚饭,聚到我家门口,从《新闻联播》里观看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盛况。那天头条新闻播放的就是我国射击运动员许海峰为中国夺得本届奥运会首枚金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获得奥运金牌的运动员,顿时,大院的人们欣喜若狂,情不自禁地欢呼呐喊,还有的把帽子扔在了半空。当看到中国运动员走上领奖台的那一刻,人们脸上雀跃的欣喜更是溢于言表,并情不自禁地随着电视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自豪感迅速涌上心头……

从此,我家每到晚上就变成了“影视厅”。那时屋子面积不大,一吃过晚饭,我就把饭桌搬到了屋门口,父亲则把电视机轻轻抱在饭桌中央,扭动开关,慢慢地转动天线,调试声音图像。《新闻联播》的

古城旧事

我和哥哥卖烧土

侯继武

三年困难时期,正值我们姊妹5个长身体的时期,因为家里经济拮据,我和哥哥不得不利用学校放假的机会去勤工俭学,通过劳动挣点钱,好补贴家用。

那时候,我们全家8口人,全靠着父亲一个人每月95元的工资过活。按理说,父亲的工资水平在那个时候已经算高的了,可是我们姊妹们,大姐上大学,哥哥上中专,二姐上高中,我和弟弟上初中,正是用钱的时候。尽管母亲和祖母两位家庭主妇颇善精打细算,勤俭持家,可是家里的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

放暑假了,别的孩子都可以痛痛快快地玩儿,父亲却让我和哥哥借上老乡的平车去卖烧土。说心里话,我是一百个不乐意去。一来因为卖烧土是件苦差事,出一身臭汗不说,街上卖烧土的人本来就不少,人家专业卖烧土的都不好卖,我们初次涉足,肯定更不好做;二来卖烧土得四处叫卖,在路上碰上同学和熟人有多难为情!哥哥倒似乎没有什么想法,他二话不说拉起平车就走。默默地走了一段路他才给我讲,卖烧土的人虽然不少,但是他们的车小,拉的土自然就少。我们的车大,拉的土多,肯定比他们好卖;再说,他们每车卖2.5元,我们卖2元一车就行,这样我们就有了优势。果不其然,按照哥哥说的那样,哥哥在前面拉轅,我在后面推车,

岁月留痕

美味西瓜

乔兆军



西瓜是夏天消暑解渴的佳品。故乡多岗地,最适宜种西瓜,记忆中的西瓜,滚圆、油绿的花纹,红瓢黑籽。从外面回到家中,又饿又渴,此时,一块西瓜入口,甜滋滋,水汪汪,顿觉透心凉爽,暑气顿消。

小时候,我吃西瓜不喜欢切成一片一片地吃,而是用手“嘣”地一声捶开,掰着吃,充沛的汁水流得满下巴都是,有种很豪爽的感觉。妹妹则喜欢把西瓜一切两半,用勺子挖着细细吃,先吃中间甜的,再向周围蔓延,最后吃到只剩一个空空的西瓜皮帽子。

那时候家里没有空调,连电风扇也没有,摇着个蒲扇,带来的风也是燥热的,起不到多大降温作用。吃西瓜是最消暑的方法,尤其是一块冰镇西瓜,吃一口,一股凉气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迸发出来,遍体舒爽。

音乐一响,大院三四十号男女老少便像听到了“集结号”一样齐聚电视机前,有端着饭碗的,有啃着窝头的,还有抱着孩子的,都全神贯注地盯住电视机,盯住中国奥运健儿……

记得有一天傍晚,雨下个不停,本以为人们看奥运新闻的热情会减少一些,父亲就没往屋门口抱电视机。谁知,晚7点的时钟刚响过,我家屋里便挤满了看电视的人,屋门口还有好几个踮脚伸脖子的,叫唤前面的人把头低点再偏点。实在架不住邻居们的盛情,父亲又只好小心翼翼地把电视机捧到屋门口,一位邻居撑来了一把卖冰糕的遮阳伞,还把电视机的两侧用塑料布围挡住。屋外的人们打着雨伞,挤凑在一起,不时地为中国健儿的精彩竞技叫好鼓掌,直淌脸上的水滴分不清是泪水还是雨水。而下班后的我常常顾不上吃晚饭,一边为大院人忙里忙外,一边对着电视机屏幕学唱那届奥运会主题歌《冲刺》。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的网络时代,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喜爱的各种智能电子产品独自收看奥运会,但我仍难忘大院邻居聚在一起看奥运的那股劲儿,难忘一起给中国健儿“加油”的激动场景。今年夏天,尽管我们迎来的是一届迟到的夏季奥运会,可我一直关注着有关奥运会的新闻报道,期待和憧憬依然不减当年。

一天就卖了3车,除去烧土场收的每车一毛五分钱成本费,我们净赚了5.5元。

就这样,我们开始几天卖得很顺。可是后来哥哥的嗓子都喊哑了,有些人看了我们的土直摇头,就是不买。搞得我们一头雾水,不明就理。问其原因,他们才说我们拉的土虽然多,但是质量不好,土里没有白丝。找到了症结,我们装车时就有意识地跟在专业卖烧土的车后,专拣有白丝的红土往车上装。这样装车尽管慢一些,但是“磨刀不误砍柴工”,的确卖得挺好。一个假期下来,我们足足赚了160多元。而且我和哥哥尽量到离家较远的地方叫卖,并未碰到熟人那样叫人尴尬的场面,我的心也踏实了。父亲很是开心,特意为我买了一双高腰球鞋,算是对我的奖励。给哥哥买了什么东西,我已记不清了。不过,我已经很知足了。

有了第一个暑假的经验,在此后的两个假期里,我和哥哥也是在卖烧土中度过的。不过,我的心情不像第一次那样郁闷了。身体虽然累一些,但却经受了体魄和意志的磨炼,从小培养了勤俭节约和艰苦奋斗的品格。通过自己的劳动,收获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成果,有一种少有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上了高中后,由于哥哥和大姐先后参加了工作,家里的经济状况渐渐好转,父亲没有再让我参加这类“勤工俭学”的劳动。

没有冰箱,我们也有自己的办法,将西瓜放在井水里“冰镇”。先将西瓜洗净,网兜盛了,用绳子拴住网兜慢慢往深井里放,置入井水后将绳子压住固定。一小时过后,将绳子从井里拎上来,此时西瓜早已凉意沁人,将西瓜切成数瓣,大口咬下去,甜甜的瓜汁凉到了心底。

母亲知道我爱吃西瓜,每年都要种上一些,从浸种催芽、出苗移植、压蔓整枝一直到收瓜,像照顾婴儿一般,每一步都精心呵护。到了七八月,放了暑假,我和弟弟就到瓜地守瓜。瓜棚搭在田中央,宛如大海里的一叶舟。我们睡在里面,四周的瓜田“碧波”荡漾,半弯皎月,满天星斗,加上四野的唧唧虫鸣,把乡村的夜涂抹得宁静而悠远。

后来我到外地读书,母亲每年都要为我留几个最大最甜的西瓜,放在米缸里,麦麸中,或者红薯窖里,放着,放着,一直放到凉风习习的深秋。

母亲一生节俭,即便是吃剩的瓜皮,在她手里也会变成美味佳肴。她将西瓜皮与青椒爆炒,或与排骨一起炖汤,味道都非常鲜美。我最喜欢吃母亲做的凉拌西瓜皮,将西瓜皮洗净,去掉红瓢、绿皮,切成薄片盛入容器,再撒上适量的红甜椒丝、香菜,加调好的味汁拌匀即可。吃起来爽口清心,实在妙绝。

炎炎夏日,妻在家里切西瓜,一刀切下,西瓜发出清脆裂开声音,露出红色的沙瓤,这一情景仿佛又让我回到了儿时的夏季。可如今,物是人非,母亲已永远离开了我们,故乡成了我心中一个伤感的符号,每每忆起,都隐隐作痛。



乡土记忆

捉螃蟹

孔繁贵

故乡村北面有条深沟,沟里有条长流不息的小河。两岸柳树成荫,鸟儿在树上齐鸣,河中蛙声四起,好不热闹。沟里住几户人家,安居乐业。同时,家家都有一个小果园,有桃树、杏树,桃树居多,可谓一个世外桃源。

儿时,常与小伙伴相随去河里捉螃蟹。那时捉螃蟹只是为了闹着玩,根本不懂得螃蟹还能吃,且美味。

捉螃蟹有个小窍门,它一般藏在河里的石头底下,只要把石头掀起,螃蟹会顺水流向下走,这时,很容易捉到,一抓一个准。然后放到盆里,它想跑都跑不出来。

还有在河两岸的水洞里,藏着不少大家伙,抓它就要用手伸进去掏,但容易被螃蟹夹住,比较危险。一般不采取这种捉法。

记得有一年夏天,学校放了假,我和几个小伙伴去捉螃蟹。那次捉了半脸盆,有大有小,非常高兴。回到家,在院子里一边看一边玩,不小心被一个大螃蟹夹住了手,疼痛难忍,流了不少血,我大声叫喊。母亲听到我的叫喊声,出来一看,马上拿了一把剪刀,把螃蟹的两个夹子剪掉,这才解了围,如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后来,这里已筑坝修成水库,用抽水机抽水灌溉农田。祖祖辈辈的旱地,如今变成了水田,年收两季,早涝保收,人们是多么高兴啊。不过,没了小河,也就没了螃蟹。儿时捉螃蟹的故事,现在回忆起来,已成了历史。

难忘时刻

独探山洞

王建章

玉龙洞位于大同七峰山崇山峻岭之中,如今是一处网红打卡地,然而半个世纪前却荒凉得很。那时我在大同市南郊区四老沟大队插队,1970年春季的一天,上午干完了所有的活,下午不出工。我想到,应该前往玉龙洞看一看。在同家梁上小学时曾跟着大人来过此地,但未能进洞,有些遗憾。时过5年,人和胆子都大了,很想钻进洞去看个究竟,于是拿上手电筒,独自一人上了路。

我沿着铁路一路东行,到达白洞村后右转,朝着七峰山方向进发。玉龙洞在白洞之南的面窑沟北坡山上,我进入山沟后,顺着沟向南走去。沟内道路崎岖不平,越走地势越高,约40分钟到达目的地,仰望北山坡的景区,一片狼藉,满目残垣断壁,地面的庙宇房屋建筑全被捣毁,此乃破“四旧”所致。曾经充满灵气的佛教圣地、保留了大量古代遗迹、优雅美观的名胜古迹,竟然毁于一旦,让我惆怅又悲哀。

欲进山洞,先要爬上北面通往山上的陡坡。那时还未砌筑台阶,更无铁索。坡上散落着不少碎砖、乱瓦、山石和草木等杂物,我小心翼翼地向上爬,有时手脚并用。爬到一处建筑物废墟前,转身向一侧的山洞走去。来到洞口伸手试探,洞中透出一股寒气。

我紧握着手电钻进了山洞,洞里空荡荡、阴森森,我却无所畏惧。在手电光的照耀下,看到地下满是大大小小的石块,我缓慢地向前挪动着脚步。前行30多米到达尽头。我俯下身子,借助手电的光亮,在石头中仔细地寻觅着,企盼能搜寻点什么。忽然眼前一亮,一块异样的石块映入眼帘,赶紧弯腰拾起,左手握住它,右手用手电照着,仔细地端详。这块怪石比拳头稍小一些,呈半圆形,灰白色,其圆形的表面上比较光滑。我琢磨,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或许是远古时期恐龙的脊椎骨化石——名副其实的龙骨!此洞很可能曾是恐龙的“家”,名曰“玉龙洞”事出有因。抑或是某种大型脊椎动物的化石,总之比较罕见。这一趟来得值,甭提心里有多高兴了。

1972年秋我返城后,这块化石一直放在木箱里。1980年结婚后,我把小家搬到了市区,而木箱仍放在矿务局母亲家的床下。几年后的一天,我来到母亲家,从床下拖出木箱取东西,铁锁竟然被撬,箱内空空如也。